

齊魯講學編

二

神農立市廛論

崔長楷

貨財者人生所必資也。自後世誕妄之徒。倡爲聖人不死。大盜不止。剖斗折衡。而民不爭之論。比說中於人心。而無識者流。輒復竊其餘緒。以爲崇本抑末。與其操奇計贏。惟利是圖。曷若絕迹塵囿。希風太古。不相往來之爲愈乎。噫。果執是說。則必不通功易事。羨補不足。將見民生日蹙。國用日絀。其流弊不可勝言。此真井蛙不足。觀天管蠡不能測海。迂闊腐淺之儒。難以語聖人立國保民。生財之至計也。亦曷觀夫古帝神農乎。帝之時。雖去皇古未遠。而生齒漸衆。機智將開。民亦非復渾渾噩噩。穴居野處。茹毛飲血之舊。帝乃作耒耜以教耕。慮天札以嘗草。由是五穀既藝。而民食已足。藥石既攻。而民生攸賴。帝之勞心於民。亦可謂至矣。然猶慮其有無之不通也。壅滯之堪虞也。往來之無定所也。羸絀之鮮常經也。帝立之規焉。列廛於國。日中爲市。以致天下之人。以聚天下之貨。豈好利哉。蓋取其便民而已矣。故爾時之民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焉。迄於今。令人想其風化。樸重端慤。不忿爭而財足。無制用而民從。威厲而不殺。法省而不煩。何其盛歟。自是而後。黃帝制五幣。

九棘以足國用。太公因之。有九府圜法。而國大富。管子官山府海。以通天下之貨。衛文通商惠工。以致中興之業。以及鹽鐵諸政。不勝枚舉。要皆本立市廛一法。以擴而充之者也。於戲。若神農者。胡氏所謂農商之所由起。而斯民生養之具略備者。誠篤論哉。

管夷吾論

邊鳳墀

管子者周公之功臣也。而孔子小之。小之者小其器也。而孔子又仁之。仁之者仁其功也。而總不稱其事者。以其霸也。自孔門不道其事。談者悉絀爲權謀功利。以爲仲說倡行。天下盡習於譎謀詭詐之爲。其流極於秦鞅。壞井田。變法制。而流毒天下。貽害後世。功利之首。遂以管商並列。豈知商君慘覈少恩。刻詐毒秦。而仲則飭四維。固六親。烏可與鞅之刀鋸繩民者比乎。雖然。吾以爲周公之功臣者何也。周公治周。其法制綢繆。文章繁猥。凡所經畫。莫不犁然具舉。樊然約束。法雖密而服而習之者。帖然莫敢犯。周德衰。官禮壞。春秋日尋於干戈。謀臣策士。各出智力以角勝負。苟必斷斷先王之法。則勢必有所格。而術必有所窮。管子抱其天下才。出而救時。使當諸侯力政之日。堅持王制。而井田吾民。象刑

吾法。毋招權勇。毋權鹽鐵。揆諸舊典。詎不甚善。然恐不踰時。而國且飽於敵矣。安能區以區一隅。伸威海岱間哉。今讀其書。牧民乘馬。幼官輕重諸篇。大抵不離乎周官。而亦不局於周官。第略示其變通而已。參國爲三軍。無一非伍兩卒旅之舊。因罰備器用。無一非兩造兩劑之遺。選士以好學慈孝。拳勇股肱。無一非興賢故典。致富以黃金刀布。鍼鐵魚鹽。無一非圖府遺規。他如五勢三準諸說。仲直師其意。而不必循其轍。善乎眉山之言曰。王者之兵。非求勝。其法繁而曲。霸者之兵。求決勝。其法簡而直。仲固因周公繁曲之法。而簡直之。是故謂仲之用法。異周公。則可。謂其法盡詭於周公。則不可。太公之治齊也。亦嘗通商賈。便魚鹽。富強甲於天下。仲豈無所依仿而創爲之者。是仲不第周公之功臣。而亦太公之功臣也。故王者之法。莫備於周公。而善變周公之法者。莫精於管子。

漢叔孫通起朝儀論

劉鴻綱

馬上得之。不能馬上守之也。故獻書策焉。武臣取之。不可與武臣共之也。故起朝儀焉。朝儀起於叔孫通。通固宿仕於秦者也。不得於秦。而轉徙流離。從漢王而不去。方漢之削夷

大難通居其閒。恂恂侏侏。無所用之。一朝廓清。論功行賞。功臣悍夫。拔劍擊柱。雖以高帝之豁達大度。亦厭苦之。朝儀既定。然後知天子之尊。然則漢初之諸務草創。得從容展布而就序者。通之功也。論者不察。至以漢家制度。強半沿秦。不能遠法三代。而病通。嗚呼。何其苛也。聰明善悟。可責之高祖。肅廟雖宮。不可責之高祖。高祖命通起朝儀。而曰視吾所能爲。不惟有丈夫當如是之意。亦尙有典諒功臣之心。設使生長戎馬之人。束縛馳驟。過急不勝。而至於罷朝。不重紛紜乎。罷朝猶淺耳。帝能悉去秦儀法。一歸簡易。而不能遠法周禮。一趨繁重。不待智者而後知。而病通乎。陳涉首難。孔氏之子孫。抱書而往歸之。豈不知沈沈爲王之無成哉。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。斯豪傑之士。通起朝儀。而兩生不肯行。設使時非三代。將不朝乎。曲學阿世。可以譏公孫。而不可以譏叔孫。漢用叔孫之所起。行之幾四百年。雖漸加潤色。而蕭何不能造。賈誼不能改。兒寬能附會封禪。而不能復贅。則謂與入關所收之圖籍。同爲雞次之典。可也。而不當曰中流失船。一壺千金也夫。

古之儒者。必深明乎禮樂之原。變通之而不失於正。故可以創一朝之制作。而立萬世之儀型。其拘執成見。以鮮當與。屈古制以俯就人情者。皆不得謂之通儒。異哉漢叔通之定朝儀也。高帝法尚簡易。廷臣至醉呼擊柱。通時窺帝意厭惡。始進徵魯儒起朝儀之請。帝初畏其難。爰再三愆。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。帝又令度所能行。通至魯有兩生罵爲面諛。不合古。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。通笑其鄙。儒不知世變。卒就縣蕤習儀。成長樂宮。朝後拜奉常弟子爲郎。皆稱爲聖人。知當世務。吾嘗綜論此事。兩生誠不知世變。叔孫亦誠知當世務。然不知世變者。致禮樂輕難見用。而尚存一二於學士之口。禮之用亡。而其真尚未亡。知當世務者。致禮更樂壞。愈趨愈降。雜末世之習。而古意遂一亡而不可復矣。且當時漢即無通。朝儀亦必起。何以言之。高帝雄闊大略。豈能聽臣下狂侮嫚嫚於朝。展森嚴之地。久而不易者。特意中尚無定儀之人耳。通自事秦二世以來。皆以迎合上意爲能。故乘此機會。請制儀以爲諸生微賞之地。設爾時使如陸賈者爲之。吾意尚不至若是簡陋也。古者天子至士庶皆有儀。明堂玉藻。論朝儀至重。通所定臣有儀而君無儀。意

豈不曰。吾投帝所好。定者儀耳。非禮也。故因時勢人情爲之節文一語。正假禮文私之計。其實節文之道。亦不如此。宜兩生之論。通心不服也。魯昭公朝晉。叔侯謂是儀也。非禮也。禮所以行其政令。無失其民。通不惟昧乎禮之原。迺以容悅定制。致禮之儀。亦自漢而失矣。吾故謂魯兩生乃迂儒。叔孫通乃僞儒。迂儒不能制禮。禮在僞儒好制禮。禮亡。通卽其人也。

漢叔孫通起朝儀論

石金聲

事出於遵循。功由於纘繼。聖者作之。明者述之。前人創之。後人守之。此其事固甚易易。而不必駭其異而炫其奇也。若夫獨據己見。求鎮靜於紛紜之會。講禮讓於爭戰之餘。雖以聖人處此。猶難化其桀驁不馴之氣。遽進以中正和平之詣。況其下焉者乎。漢叔孫通起朝儀。論者動譏其徒事虛文。不能相漢高。以復先王之舊。嗚呼。此魯兩生之故見。而不足語於世變者也。秦乘周之敝。以劫取天下。燔詩書。阬儒者。舉世紛紛。無復禮儀久矣。漢高起。四海一。功臣封。干戈戢。然而皇帝之貴。漢高不知也。何也。慮綰陳豨樊噲諸人。皆帝微

時布衣之好。而韓信彭越黥布。又帝所猜忌。而不敢強繩以禮者也。且人必洞明乎禮讓。而後可語人以進退之儀。我本不失乎敬恭。而後可責人以周旋之節。以帝素性嫚罵踞廁見客。洗足延賓。豁達之度。不拘小節。無論通於先王制禮之精意。不能知其本。即使知之。能使帝必從之乎。從之而久。必拘拘必苦苦必厭棄而不爲。卽所謂簡易可行者。亦慮其難。而爭功妄呼。拔劍擊柱之倫。吾不知其何以處之於暫也。且如魯兩生所云。禮樂必積德百年。而後可興。執是說也。是猶欲活涸轍之。而必待夫西江之水。不必智者。而知其勢有所不及矣。然則叔孫通者。其殆洞悉夫紛爭之習。淺競之風。必有以杜其漸而防其微。且視乎帝之所可爲。己之所能爲。羣臣之所願爲。急起而救其弊。朝廷之上。無復喧嘩。而貴賤不踰。尊卑不越。使帝得以約束羣雄。而漢得立不拔之基者。皆叔孫一人之力。雖以張良之善謀。蕭何之定律。具不足語於斯也。自古君臣狎褻。未有不旋得而旋失者。劉盆子之君臣是也。如曰制禮必俟百年之久。則秦失之苛。漢必失之縱。秦失之嚴。漢且失之寬。雖與之天下。不能一朝居。此陸賈所謂馬上得之。不能馬上治之。而叔孫之與陸

生。蓋同一卓見者也。可不謂賢乎。顧或謂叔孫通之起朝儀。洵可救當時之弊矣。然則魯兩生所云。遂無可采乎。是又不然。禮樂莫備於周。周之禮至成康而始臻美備。漢之禮至文景而可議振興。何者。挾書之律既除。而後典籍可考。制度可明。獻王所獻之雅樂。得之遺書。朝廷所訂之典禮。安可參之己意。使魯兩生者。生文景之間。與之求先王之制作。則其成效。或又非叔孫之所及也。故吾謂叔孫善審時。而未知遠大。魯兩生善博古。而未免拘虛。楊龜山謂二生不宜拒叔孫通。司馬溫公謂叔孫生之爲器小。殆千古定論歟。

漢高祖詔郡國求遺賢論

王儒林

人材與國運相維繫。自古大有爲之主。類以收羅人材爲至計。貞下起元之會。旣已資羣策羣力。削平大難。告厥成功。而人材之散處遐荒者。苟未能悉入彀中。相與謀長治而策久安。恐時會靡常。極盛難繼。則亦重煩聖主憂。此漢高祖十一年二月一詔。所由以求賢爲殷殷也。方秦鹿之共逐也。楚漢紛爭。羣雄並起。高祖以泗上一亭長。威力所加。吞嬴滅項。此豈一人之智勇哉。誠由得蕭何於刀筆吏。得張良於故公子。得韓信於餓夫。而高祖

獨能破格擢用。推心置腹而不之疑。三傑兼收。衆擎易舉。賢者之有益於人國。固若是之重歟。收效於前。而取償於後。此物此志也。論者謂高祖嫚罵儒生。洩溺儒冠。其斥陸賈曰。乃公以馬上得天下。安事詩書。其於禮賢下士之道。似乎未聞。不知所謂賢者。非盡腐儒之謂。必其人如陳平之智。樊噲之勇。周勃王陵之樸誠。可屬大事。用以作股肱而資襄贊。可以奠國家如磐石之安。即以立子孫萬年不拔之基業。郡國一詔。豈區區牢籠俊乂。要結英奇爲哉。夫立法之善者。其時雖未見功。其究終必獲效。漢自高祖求賢下詔。厥後孝弟力田。茂材異等。賢良方正。可爲將帥。及使絕域等詔。相望於史冊。其間得人之盛。尤更僕難終。開國規模。於斯可見。豫章羅氏曰。西漢人材。可與適道。東漢人材。可與立。蜀漢人材。可與權。以是知高祖培植之深。留遺之遠。流風餘韻之所維持弗衰。非自尊賢中得來。烏能及此。或曰。高祖旣不能用陸賈叔孫通諸人。以致文治之盛。徒以吏事責責近。大臣稍不如法。小則繫逮。大則誅戮。非所以保全賢者之道。若是者。求之必無得。得之不能用。此可逆料而知者。嗚呼。以此論高祖。其薄待功臣。固不能爲之諱。而求賢

一詔。法誠良。意誠美。可與典誥同寶矣。

漢高祖詔郡國求遺賢論

曲倬雲

蓋嘗綜觀西漢之史。而歎高祖非真能用賢之主也。何則。西漢之世。孰有賢如留侯者哉。而既聽其飄然遠引。託爲訪赤松以去。又何求賢之足云乎。豈其賢如留侯。第可以之取天下。而不可以之治天下歟。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不特此也。淮陰韓信。固高祖所稱爲人傑者也。而高鳥旣盡。良弓亦藏。曾無議功議貴之條。以少爲寬假。此雖由淮陰之自取。要亦見高祖之薄待賢人矣。以此而欲網羅英俊。又安有才不世出者。貿然從之遊也乎。況乎東園綺里諸人。遺逸有年。高祖旣已羅而致之矣。而於能安太子之外。曾不聞其他有建樹。豈其技止此乎。亦以高祖嫚罵之風。不能禮遇賢者。而賢者多望而去之耳。嗚呼。已得之賢若此。況乎其所未得。而身居側陋者乎。蓋高祖經營天下之始。往往於英雄之附己。或踞牀以見之。或溺冠以辱之。此其籠絡豪傑之術。卒藉其力以成功。或未可過爲訾議。迨至天下已定。意者仍未改此度歟。然似此之意氣相加。卽在不肖。猶或難堪。況乎其

在賢豪間也。此其所以懇懇求賢而不聞有一懷奇抱異之人出而應其詔歟。觀於高祖之臣。韓彭蒯酈。絳灌囚戮。而其幸免於難。克保祿位者。刀筆吏之蕭何曹參耳。漢世之治。不能復古。孰非高祖之不能用賢。有以職其咎乎。然則高祖之詔求遺賢。非真心歟。曰。又不然。蓋念夫功臣之際。或以高蹈。或以誅滅。既已飄零其欲盡。而天下又不可無人焉。以相助爲理。高祖始悔其從前之刻薄。而此日之詔。亦猶是擊筑歌風。慨然思猛士之意乎。而惜乎其早不見及此也。

漢高祖詔郡國求遺賢論

蔡鎮西

國運之盛衰。係乎人才之進退。人才之進退。係乎國運之盛衰。是以舜發於畎畝。傳說舉版築。膠鬲舉魚鹽。管仲舉士。百里舉市。雖古之二帝三王五霸。未有得人而不昌。失人而不亡者也。漢高祖之十一年。詔郡國求遺賢。身爲勸駕。夫以始皇之暴虐。焚書坑儒。誅戮諸生。一時宿儒碩彥。賢人君子。其平居無事。夷滅者。不可勝數。間有一二見幾之士。則亦遠跡山林。匿聲韜彩。冀以得保餘年爲幸。加以高祖不好儒術。多嬖罵人。甚且勃洩之穢。

加及儒冠。觀其洗足而見黷生。踞見長者。馬上得之。幾欲以馬上治之。其凌轢之氣。燄逼人。即稍有廉節自好之士。必且裹足不前。而謂野無遺賢。備我馳驅也。嗚呼。士而非賢者。則可。士而賢者也。其於出處進退之間。烏能俯就若是哉。且其言曰。賢士大夫。有能從吾遊者。我能尊顯之。是則高祖之所以求遺賢者。非出於尊賢之誠。特仍行其駕馭英雄之術。而謂賢之可以富貴爵祿誘而致也。不然。昔也傲之如彼。今也求之如此。今昔之際。迥不侔矣。昔者成湯三聘伊尹於莘野。文王親訪太公於渭濱。以萬乘之尊。而屈於耕夫釣叟。以隱慰其求賢如渴之念。此固高祖之所不能爲。而遺賢之所以不出於郡國也。吾故曰。高祖之所以求遺賢者。非出於尊賢之誠。而仍行其駕馭英雄之術也。使高祖當日者。致敬盡禮。敷求哲人。則四皓之徒。必不終老商山。而與何參平勃之流。同爲興朝之佐。命吾知漢之朝儀。必不定於叔孫通之手。而有不純之譏。蓋上以誠求。下始以誠應。有聖主而後有賢臣。君臣之分。以誠不以僞也。如謂高祖之求遺賢。出於誠心。顧何以自詔以後。終帝之世。史未一書得一遺賢者。其故何哉。其故何哉。

漢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論

張勳年

法有可變。有不可變。可變而不變。以殘刻繼苛虐。前有李斯之亡秦。不可變而變。以拘僻亂舊章。後有王安石之禍宋。當漢初興。出民於塗炭之中。而與爲休息。曹參繼鄧侯爲相。壹遵其法。無所變更。天下卒賴以治。或謂參自知才不勝何。故不敢立異爲高。或謂參崇尚黃老。故樂清靜無爲。以行其所學。是皆非知參者也。夫從來救時之相。不以炫己爲心。而以安民爲心。不以相競爲能。而以相濟爲能。高惠之時。八方之瘡痍未復。使稍擾之。則可翹足而待。三章之約。高祖以此得國。蕭何本此治國。無非寬以濟猛之意。參之不變。參之知時耳。賓客言事不省。吏舍歌呼不問。甚至惠帝怪之。其子諫之。而守舊之志愈堅。曰從事於哺糟啜醢之中。而海內已蒙其福。觀其治裝赴都。首以慎勿擾屬齊相。救時之心早定矣。不然何之法雖善。豈無一二可議。有待於損益者。而顧守而弗違耶。蓋何唯知參之可託。故薦之而不疑。參唯知何之可師。與時之不可妄動。故遵之而不變。與其作聰明以誤國。何如遵約束以共功。文景之治。媲美成康。謂參預維其基可也。後世寡識之士。不

曉時宜。往往以紛更搖邦本。不足以持正。卽不足以達權。其亦曹參之罪人也夫。

漢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論

杜榮榮

夫善治國者。亦惟其時而已矣。時可變。雖毅然變之。而不厭其煩。時不可變。則雖有濟變之才。應變之術。欲求有濟於天下。而天下卒以多事。故吾觀曹參之爲相。而知其遵蕭何約束者之善。因乎時也。何言之當。其自齊入相。崇黃老。尙清淨。賓客有欲言者。輒飲之以酒。夫託黃老之空言。豈足以治天下。而用之於規模畫一之時。則天下亦治。慕清淨之虛名。豈足以安百姓。而用之於法令嚴肅之日。則百姓亦安。天下治。百姓安。參之治漢。蕭何之力。實皆蓋公之力也。彼蓋公者。蓋亦見漢承秦楚凋敝之後。多一事卽增一事之累。省一事卽獲一事之安。蕭何造法。曹參守之。此正黃老清淨之術。可行之時也。故曹參以守蕭何之法。而蓋公之言可行。蓋公以曹參能行其言。而漢之天下可治。如行軍然。步伐既齊。而但以金鼓節之。士卒無不用命。參之治漢。亦猶是矣。雖然。飲酒歌呼。與羣吏相和。其行事幾與病狂者等。苟一旦畀以艱大之責。任以幹旋之事。則參不將束手無策。遺庸相。

之譏。失朝廷之望乎。然而參之時。無事之時。亦不可有事之時也。設國家偶有動靜。又烏知其不能以被七十餘創之身。起而圖天下之大。任天下之重也哉。況何垂歿之時。所推惟參。蓋逆知參必代己爲相。必能守己之法。以治漢之天下。參亦逆知己必代何爲相。必恪守何之法。而後能治漢之天下。而或謂其胸無設施。借遵何之名。以蓋己之所短。是不知參者也。嗚呼。相國雖不治事。而法制禁令。未有決裂之憂。草茅閭閻。時有歌頌之聲。安事紛更。於世無補。固參之所不爲。而後世之因陋就簡者。又豈可借參爲口實也耶。

漢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論

陳貽馨

天下立法易。而使民循法難。遵法尤易。而使民忘法尤難。然必忘法。而後可以循法。否則革其面而未革其心。其治效未臻太和。卽治績有愧前賢矣。夫使民忘法者何。因民之好惡。而不徇一己之私意也。取法前人。不嫌於襲。優游無事。不嫌於惰。法以時爲得失。而不以人爲和同也。夫自衛鞅立法。律析於毫。政苛於虎。天下桀黠之徒。蜂起於盜。以法網之密耳。民困於法。再困於盜。不啻生長湯火中。高祖入關。蕭何勸其除苛法。約三章。此漢業

所由興也。參故爲秦獄掾。於羸劉之興亡。閭閻之疾苦。若覆棋局。而稔其變化。故其代蕭何爲相也。一遵蕭何成法。以清靜無爲爲本。而百姓歌之。參之治可謂得聖人之意矣。孔子使雍南面。雍曰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子曰。雍之言然。夫孔子志復成周之舊。凡周官周禮。欲行之久矣。而願取於雍之簡也。夫固以民氣可靜。不可動。春秋時元氣斷伐已盡。如病羸者之形體。具而精氣亡。若變動而更張之。則速之斃耳。漢承秦弊。猶人久病牀第。臟腑枯涸。雖粥糜不敢多進。而謂可以苛法繩哉。是以吏求長者。事務至約。民順其好惡。如魚之相忘於江湖。有不待治而自治也。夫是之謂簡。嗚呼。文景崇寬厚。而漢業盛。孝宣尙綜核。而漢業衰。霍光脩文景之政。而沒爲宗臣。量錯反高帝之法。而生爲禍首。一用黃老。一用申商也。夫王道未純。其治猶近於黃老。霸道已雜。其弊即至於申商。此爲治得失之大較也。三代而下。若曹參者。非賢相也哉。而善因與善創。又何必計其高下乎。

漢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論

黃象冕

國家禍亂之興。其原多由於紛更。以祖宗爲不足法。以舊制爲不足仍。以改轍易途爲足